

BEIJING XIAN CAN TAN

北京先蚕坛

董绍鹏 刘文丰 著

學苑出版社

BEIJING XIAN CAN TAN

北京先蚕坛

謝辰生題

董紹鵬 刘文丰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先蚕坛 / 董绍鹏, 刘文丰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77 - 4694 - 5

I. ①北… II. ①董… ②刘… III. ①蚕业—祭祀遗址—
北京市 ②蚕业—文化史—中国 IV. ①K878.6②S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976 号

责任编辑: 周 鼎

封面设计: 海马广告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xueyuanyg@sina. com](mailto:xueyuanyg@sina.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序言一

北京先蚕坛，是一座几乎为世人所遗忘的昔日清代皇家祭坛，沉寂已有半个多世纪。

中国自古以农桑为立国之本，强调民以衣食为天。纵观诸多传说、记载，众多为后人景仰的古圣先贤，多是以为民谋福祉而著名，以农桑之利开化民众，使人民避免饥馑得以温饱。先民为了衣食，栉风沐雨、焚膏继晷地耕种纺织，使后辈脱离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迈入文明的门槛。他们的艰辛和智慧，是值得我们赞颂的。上古有先农神农氏为民辨五谷开创农耕技术，也有先蚕氏为民做蚕丝织造之术。在民间，先蚕之神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并相承不断。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先蚕之神的国家祭祀从简单到复杂，直至清代登峰造极，而后伴随农业时代的结束急剧衰落。

北京先蚕坛的历史见证了当年清王朝极盛到衰落的全过程，这里对于世人来说极为神秘，不仅仅因为先蚕坛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为人所知，更因为它当年主要作为女性祭祀神祇的内涵在明、清皇家祭祀文化中的独一无二。《北京先蚕坛》这本册子，对读者了解这一处富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文物古迹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 迅

于南柯庭 癸巳蛇年谷雨

序言二

先农坛、先蚕坛作为皇家礼制建筑，在中国祭祀文化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白虎通义》，团结出版社 1997 年 6 月 1 版，1 次印刷，第 315 页）远古时人们称炎帝为神农，汉始称“先农”。所设祭坛为“先农坛”。汉、魏、晋、南北朝均在京都设坛祭祀先农，形成规制。唐宋之后，祭祀及设施规模逐渐扩大。元建都北京后，除在城东耜田建先农坛外，还建有先蚕坛。清乾隆九年（1744）举行了第一次清代皇后躬桑礼。

先蚕相传是黄帝轩辕的第一个妻子，即正妃嫫祖（嫫祖，传说中是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史记》中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妻，她发明了养蚕，为“嫫祖始蚕”），始教民育蚕之神。周制：王后享先蚕。此后相沿由皇后主祭先蚕。《后汉书·志第四》记“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4 年 11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第三一一〇页）《周礼·卷七》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周礼》，团结出版社 1997 年 6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第 267 页）

中国古代帝王政务活动中，祭祀为其重要项目。《尚书》云“国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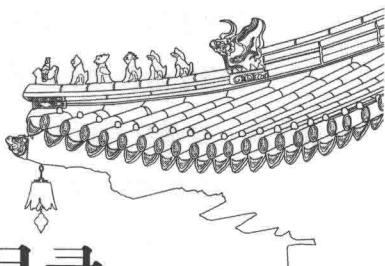
事，在祀与戎”，很明确地将帝王的祭祀活动与战事相提并论。古代帝王祭祀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天地日月、山川海渎到人文先祖逐一祭奠。其中，农桑作为社会的基础经济命脉，则格外受到重视。由此，皇帝亲耕、皇后亲桑便成为了国家祭祀的重大活动内容之一。

亲桑，是皇后主持的祭祀蚕神的活动。据《周礼》记载，帝每年春季亲耕，后亲桑，分别祭祀先农和先蚕。每当新年伊始，帝后便为百姓作出耕织表率。自汉以后，亲耕、亲桑的礼制一直没有很大改变，纺织则以妇女为代表，所以，祭祀先蚕自然成了妇女活动之专属。

近些年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先农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业务研究上，如何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还需要逐渐拓展思路。就先农坛和先蚕坛而言，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历史价值和作用等均需要认真开展研究。在这一点上，陈列保管部先行了一步，他们通过努力，搜集了大量史料编著了这部《北京先蚕坛》，这是一部专门论著，对于完善和充实我馆的研究课题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引领作用。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由我作序，甚为荣幸。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

2014年11月



目录

序言一 / 赵迅

序言二 / 徐明

第一章 蚕与先蚕之神001

一、“一妇不织或受其寒”——略说古代桑蚕养殖业与丝纺业 / 001

二、西陵氏嫫祖——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先蚕之神 / 012

【附】嫫祖的西陵氏属地 / 018

第二章 亲桑享先蚕：先蚕之神的国家祭祀021

一、明代以前先蚕之神国家祭祀的演变 / 021

二、嘉靖帝与明代先蚕之祀 / 039

嘉靖九年定亲蚕之仪 / 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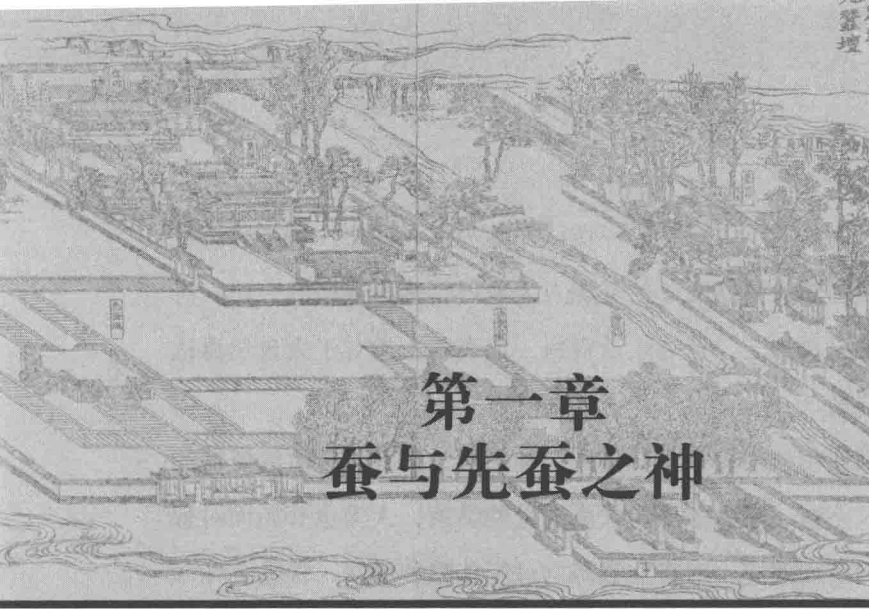
【附】明代皇后躬祀先蚕之神主要事项 / 050

三、清代先蚕之神国家祭祀 / 052

【附】清代先蚕之神的祭祀陈设、祭祀乐章 / 069



【附】清代皇后躬桑采桑歌、采桑歌乐器 / 071	
【附】清代清漪园耕织图的蚕神庙 / 072	
第三章 先蚕坛的建筑	074
一、建筑沿革 / 075	
二、先蚕坛门、先蚕神坛、观桑台 / 097	
三、亲蚕门、具服殿（亲蚕殿、茧馆）、织室 / 101	
四、蚕神殿 / 112	
五、其他建筑 / 115	
第四章 民间的蚕神信仰	119
一、马头娘——从《搜神记》说起 / 119	
二、丰富多彩的民间蚕神祭祀活动 / 129	
【附】江苏盛泽的先蚕祠 / 145	
清代浙江杭嘉湖方志中的先蚕祠记载 / 147	
附录一 明清北京先蚕之祀大事记	150
附录二 清代先蚕坛祭祀乐谱、采桑歌谱	167
后记	177



第一章 蚕与先蚕之神

一、“一妇不织或受其寒”——略说古代桑蚕养殖业与丝纺织业

人类的演化史，既是一部与大自然抗争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逐步实现自身欲望的实践史。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也是大自然的宠儿。之所以是宠儿，是因为人类拥有其他物种不曾拥有的智慧。智慧的产生，得益于人类这个物种在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自身不断地演化，逐步认识自然，并根据自己的愿望不断改造自然，反之又促使自身生理机能的再次演进；得益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演化方式，即不断强化智力因素在与自然抗衡中的作用，用抗衡的行动促使智力产生累进式信息积累，并使其搭载在 DNA 中代代传承，后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信息更新，并不断地补充更多的来自观察自然和抗衡自然产生的新的信息，从而更加强化遗传信息用以指导后代的行为。在人类开始演化以来的



这个漫长过程中，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一切认知逐步深入细化，从单纯满足获取食物，扩展到利用大自然给予的资源人为地再创造出适用的一切。对自然资源的再利用、再加工，营造生活资料，代表着人类对于大自然再认识的原初智慧的结晶。

出于生理原因使用兽皮御寒，就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营造生活资料的一个巨大进步。只不过，随着地质时代更新世的结束，人类也开始面对智力快速进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攫取，伴随全球气候的变迁和其他至今不知名原因一道，导致大规模物种灭绝，大型动物几乎在进入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之交突然间集体灭绝（非洲大型动物灭绝的最少，南北美洲、亚洲北部、欧洲最严重），古生物学称之为第四纪生物大灭绝（作为这次灭绝的原因之一，人类难辞其咎）。人类由此面临着没有遇见过的生存危机：肉食大幅度减少，食物极度不足，御寒的兽皮随之匮乏。饥饿与寒冷，这两个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成为人类面对的要么生存、要么灭绝的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因此，远古时代远非伊甸园，虽然没有今日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大自然尽管处处青山碧水、鸟语花香，可是我们的祖先没有了动物性食品、没有了冬季的御寒兽皮，几近灭绝并不是危言耸听。想必，人类由蒙昧向文明进发的过程中，老祖先们经历过一个人口剧烈减少、经常忍饥挨饿，不得不四处找寻替代肉食及兽皮之物的极为艰难的时期。远古时期的中华大地也在其中，并无例外。

于是，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出现了，他们为困苦中的先民重又燃起希望之火，带领先民迈入文明。

正如俗语所说的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样，我们的祖先中出現了一些善于观察世界并善于利用世界的智力超常之人。他们看到鸟类啄



食草籽，于是就去品尝，感觉可以果腹，于是试着采摘一些植物种子，自己加以种植，长年累月地尽最大可能反复选种，成为产量较为稳定的粮食作物，这就形成了原始种植农业。后世所说的神农氏，就是率先培育出粮食作物老祖先的化身。农耕农业的出现，为人类彻底解决果腹问题找到了终极解决之道。

食物问题得以解决，御寒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无人顾及。

从自然中发现可以作为御寒的资源，应该比选育粮食作物更为困难些，因为没有直观的形象做参照。我们设想，树叶可以串织一起形成鱼鳞状披在身上的树叶衣，一些植物的纤维可以梳理编织成絮片状材料，再串织起来形成今日麻袋状织物（关于人类如何认知、行使编织技能，推测应该来自对蜘蛛等动物的行为观察），这应该成为人类最早动手为自己织造衣物这个生活必需品的开端。也就是说，生活的现实需要，成为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创造发明的直接动力。直至今天，个别地方还



苎麻



葛麻



大麻



能见到的蓑衣，实质上就是远古时代利用植物的纤维编织衣物的子遗。

由于自然地理及气候的差异，在北方地区大陆性气候环境下，人们找到了以麻为代表的可编织的植物纤维物质，经编织后成为麻织物。

所谓麻，就是从各种麻类植物取得的纤维，包括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双子叶植物皮层的韧皮纤维和单子叶植物的叶纤维。韧皮纤维作物主要有苕麻、黄麻、青麻、大麻、亚麻、罗布麻和槿麻等。其中苕麻、亚麻、罗布麻等胞壁不木质化，纤维的粗细长短同棉相近，可做纺织原料，织成各种凉爽的细麻布、夏布，也可与棉、毛、丝或化纤混纺；黄麻、槿麻等韧皮纤维胞壁木质化，纤维短，只适宜纺制绳索和包装用麻袋等。

麻织物的好处是麻的种植简单、产量稳定，编织也不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麻织物的穿着舒适度并不高，这是麻的纤维较为粗、纤维表面不光滑、纤维质感较强所致，但因其比较经济实用，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麻织物的接受度还是相当广泛，应用面也很广。

在南方，人们从观察野蚕吐丝织茧的过程，学会了养蚕取丝，利用蚕丝编织衣物的技术。丝织品以其柔软、光滑、穿着舒适度上乘，同时以其光鲜华丽、着色后炫目多彩、彰显高贵，迅速赢得人们的喜爱。受众面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桑蚕养殖的逐渐出现和丝纺技术的产生。

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有较为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并发明丝纺技术的国家。

1921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沙锅屯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个长达数寸形象类似蚕的大理石雕刻。

1927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被人工切掉一半的蚕茧，经专家鉴定，可能是常见的三眠蚕。



1975 ~ 1978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批 4000 年前的纺织用具和牙质盅形器。这件盅形器周围，用阴纹清楚地雕刻着蠕动状的蚕纹，其身上的环节数历历可数，并配以编织花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 年在整理浙江钱山漾文化遗址时，发现了 4700 多年前的一批丝绢纺织品。其中有平纹绸片和用蚕丝结的丝带以及用蚕丝加拈而成的丝线。经科学家鉴定，平绸片长 2.4 厘米，宽 1 厘米，呈黄褐色，经密度为每厘米 52 根，纬密度为每厘米 48 根，丝带宽 5 毫米，用 16 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线绳的投影宽度约为 3 毫米，用 3 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蚕丝全部为家蚕丝。

这些文物的出土，证明 4700 多年前养蚕及丝纺技术已然高度成熟。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的养蚕、治丝、织绸的起源，不可能晚于这个时期。

前面所说的南方，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亚热带气候地区，而是泛指上古时期范围更



甲骨文：桑



甲骨文：蚕



甲骨文：丝



加广泛的区域。从古气候学的角度来看，全新世中经历的几次北半球温暖期，是气候明显呈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形态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形态分布范围之广，远超出今人所能想象的范畴，如黄河流经的河南一带，就曾是大象、犀牛、麋鹿成群出没之处，甚至曾经生活过扬子鳄这种典型的亚热带动物（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及后世夏代孔甲之时，都有过豢龙氏替天子养龙的故事。古生物学研究证明，上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的黄河流域尤其是河南地区，确属亚热带气候，环境优异、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常年平均气温高于今天 $2^{\circ}\text{C} \sim 3^{\circ}\text{C}$ ，因而能够生活扬子鳄等亚热带动物，扬子鳄也就成为传说中龙的原型）。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出巡狩猎，带回的猎物中常有象牙及犀角等物。亚热带气候环境的广泛分布，成为喜暖的桑蚕生存之必要保证，加上桑树的广布，当时的秦岭淮河一线之北，远到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地区、辽宁省南部中部地区，都是适宜桑蚕的分布地区。距今5000~2500年前期间，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到春秋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地质学称之为第四纪冰川间冰期中的温暖期（全新世至今已有几个温暖期，以战国之前的温暖期最长关于三代以来气候的变迁，详细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个时期成为中华大地各种农业生产内涵（作物品种的培育、种植技术的演进）及养殖业快速演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桑蚕的养殖自然也不例外。

桑蚕，又称家蚕，简称蚕，是以桑叶为食料的经济昆虫之一，鳞翅目，蚕蛾科，学名为 *Bombyx mori* Linnaeus。桑蚕起源于中国，由古代栖息于桑树的原始蚕驯化而来，与中国现今食害桑树的野桑蚕同源，染色体都是28对。其吐丝结茧是一种适应自然的行为。

桑蚕是完全变态昆虫，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等四个形态上和生理机能上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卵是胚胎发生、发育形成幼虫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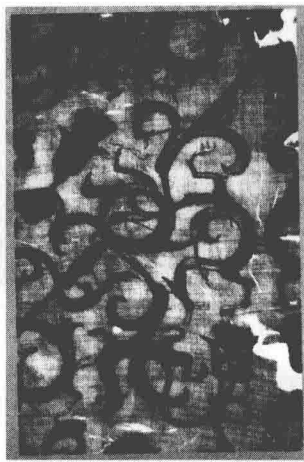


幼虫是摄取食物营养的生长阶段，蛹是从幼虫向成虫过渡的变态阶段，成虫是交配产卵繁殖后代的生殖阶段。桑蚕的生命期间只在幼虫时期进食，且食量巨大，为蛹和成虫期的生命活动积聚营养。

桑蚕属寡食性昆虫，除喜食桑叶外，也能吃柘叶、榆叶、鸦葱、蒲公英和莴苣叶等。桑叶是蚕最适合的天然食料，所必需的营养，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类、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等。蚕食桑叶后，幼虫生长迅速，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一只蚕自孵化至吐丝结茧，共需约 24 ~ 32 天，大约 6 ~ 9 天蜕一次皮。一般经四次眠和蜕皮（北方地区三次眠）。桑蚕生长到极度时，体重可增加约 1 万倍。发育的温度范围随发育时期而不同，大致在 7℃ ~ 40℃ 之间，能正常发育的温度范围为 20℃ ~ 30℃。

我国除桑蚕外，还有柞蚕、樟蚕、樗蚕、天蚕等。其中最重要的属柞蚕。柞蚕（*Antheraea pernyi* Guerin-Meneville）属大蚕蛾科（*Saturniidae*），原产山东莱州（掖县），是仅次于桑蚕的产丝昆虫，现产于辽宁、河南等省。柞蚕的记载最早见于《尔雅》，说明柞蚕丝已作为献给天子的贡物。汉代，柞蚕养殖技术曾经由官方推广，后至清代分布到全国很多省份。其主要饲料树种是栎属（*Quercus*）各种的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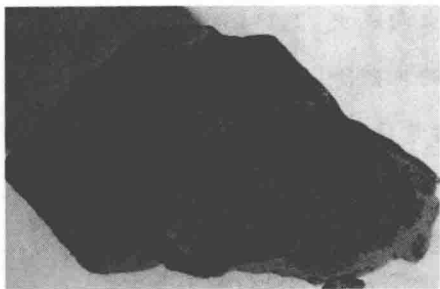
我国北方地区养殖的桑蚕为三眠蚕，易于饲养，但生丝品质一般；长江以南地区养殖四眠蚕，养殖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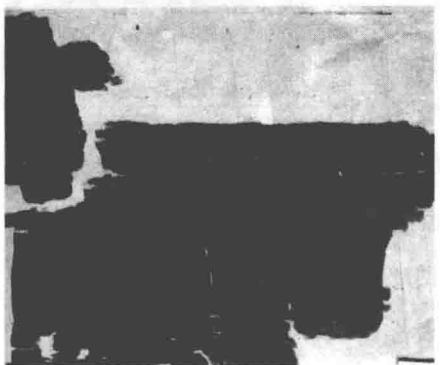
丝织品之一（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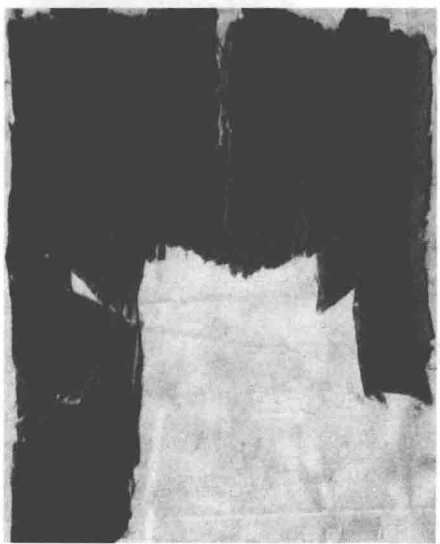
丝织品之二（战国）



刺绣之痕（西周）



织锦之一（战国）



织锦之二（战国）

稍大，但所产生丝品质优良。

古人对养殖桑蚕、抽取蚕茧中的蚕丝，将其纺织为丝织物，也就是桑蚕养殖术和丝纺术的认识和经验总结，历经了千年。考古发现的物证证明了前述技术起源于我国，大规模普及推广应该是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出现的与丝有关的文字符号约有 100 多个，表明蚕丝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已有不能忽视的地位。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商代的丝纺业就已达到使丝织品成品作为国家出口商品的水平：

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

到了周代，桑蚕养殖已经广为分布，无论是周人的聚居地今陕西，还是南面的巴蜀，东面的山东（山东一度还成为北方重要的桑蚕产业发达地区），东南的湖北、湖南及至江浙，桑蚕养殖与丝纺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内容，这在《诗经》中有很好的反映：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



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国风·豳风·七月》

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诗经·大雅·瞻印》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诗经·国风·卫风·氓》



采桑图（战国青铜器）

从周代开始直至清亡，是中国古代社会桑蚕养殖业和丝纺业生机勃勃、持续发展阶段。人们不仅通过扩大养殖规模以提高产量、改进蚕丝染色技术以增加花色，还通过改变纺织中的经纬织法等措施，创造出更多的丝织品种（俗话说的绫、罗、绸、缎，指的就是多品种的丝织品），更为重要的是，桑蚕养殖中的科学养殖经验不断积累，逐步形成专门的系统理论，出现专著（早者如已失传的汉代《蚕经》，晚者如元代的《农桑辑要》）。随着养殖理论的成熟，桑蚕养殖成为中国古代大农业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采桑图（汉代画像砖）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养蚕，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绡为下裙，紫绶为上褙。

——南朝宋《乐府诗集·陌上桑》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

冶游采桑女，尽有芳春色。姿容应春媚，粉黛不加饰。